

## 第八章 粲然大備——參加「社交訓練」

亞氏保加症患者弱於社交，與別人溝通有困難。為幼子安排種種訓練、言語治療、職業治療、物理治療，去公園打鞦韆、攀爬，改善感統，進行遊戲啟導，甚至在家中做家务，學習自理，一切一切，都是幫助幼子做準備，以便融入社會。參加社交訓練課程，更是順理成章的事。

幼子曾讀過三個社交訓練班，成績比我想像好，流水行雲，他十分快樂，獲益良多。但一同上課的小孩子，部份殊不開心，得不到效果之餘，浪費金錢時間，更損害孩子自信。為什麼有這極大差異呢？問題不在訓練班，我相信是孩子準備足夠與否。

自兩歲半開始言語治療，幼子所受的訓練，大部份是單對單，政府的兒童早期訓練中心，每月有一次小組活動，約六至九位孩子，參加一綜合性訓練，有主題如「細運會」、「講飲講食」，算具備社交訓練的元素。我觀察過多次，覺得不錯，但一個月只得一次，實不足夠，且課與課相隔太久，未能互相呼應，一氣呵成。

我休假初期，不急於為幼子安排社交訓練班，因為他未準備好。至低限度，他要明白導師的指令、服從、合作。那時，他需要的是言語訓練。話雖如此，內子沒閒著，四出尋問，打聽得知香港小童羣益會和協康會都有舉辦社交訓練，但要輪候，便先報名。說有湊巧，這兩機構同時在我休假第五個月開新班，幼兒均榜上有名，其中一間，已輪候足半年。那時，幼子的言語能力已有顯著進步，有目光接觸，對話開始切題，也對人，對群體漸感興趣，一切已準備就緒。

幼子由五歲半開始，共參加了三個訓練班：

- 一、小童羣益會的「交友多面睇」，上課日期為零八年五月十七日至六月二十八日。
- 二、協康會的「伴我同行」，在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二十四日期間舉行。
- 三、「伴我同行」第二期，於零八年九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日舉行。

這些課程，都是特別為亞氏保加症和高功能自閉症的患童而設。每班有六至

八名孩子，上課時都必須由至少一位成人陪同。我全程陪伴幼子上畢「交友多面睇」。至於「伴我同行」，因休假期滿，只能伴他上五課，便轉由內子陪同。

兩間機構，都曾詳細了解我兒的情況，其中一間，還要內子帶幼子去面見，目的是甄選報名的小朋友，是否都具備相若的溝通能力，能明白並跟從導師指示。兩機構同時開班，幸好上課時間不同，幼子能同時參與。

兩個課程，都是透過遊戲，引導孩子學習社交禮儀、合作、互助、分享，例如：與夥伴拋球、接球，合作用毛巾運送物品、玩彩虹傘、小話劇、鷹捉小雞等集體遊戲。

我屢次覺得幼子幸運，也是我家幸運，參與這些訓練班的時機，好得無以復加。

同班的孩子，雖經甄選，但從第一課開始，我已感到幼子的社交能力，是同班中較強的。他是經歷了逾兩年的各種訓練才參與社交訓練，例如言語、感統、遊戲啓導等。我知道這些是必須的基本功，但究竟那一刻才準備好呢？非能預見，而輪候時間更非我能控制。能夠在最合適時機參與，是巧合，是天助。

為什麼我說時機絕佳呢？因兩間機構的導師與家長檢討時，不約而同，都指幼子社交能力較佳，臨牀心理學家亦說幼子「比較成熟」，「能接納別人」。這些讚語，幼子聽不到，只我知道，印證他的表現，知他盡吸收班上所教，快速進步。

導師是專業的，上課時，不會當面比較孩子，但表現好一點的，自然多獲一點讚賞。我估計，幼子也有一絲感覺，多少有鼓勵作用。某次小休後，不知導師有心或無意，她吩咐幼子提醒其他小朋友返回班房，幼子照做。我十分驚訝，幼兒處理得很流暢，他禮貌地逐一提醒同學，沒遺漏，說話用字恰當，舉止得體，沒強拉人；提醒完後又自己返回課室，恰如其分。導師只輕聲一句：「做得好。」但這是很有力的，幼子一定明白。回家後，我特別重提，不斷的鼓勵他。

有好幾次，幼子明顯比某些同學優勝。舉一例，兩孩子合作，遊戲時一位拋球，另一位用廢紙籬接。幼子先接，輕易完成，其實他的夥伴手眼協調不佳，幸而幼子手腳相對靈活，補足了。後來，導師要求孩子互換「拋」、「接」，夥伴不從，堅持繼續拋球，導師問幼兒可否「將就」？我緊張他怎樣應對？幼兒一口答允，沒猶疑。導師立刻讚他，那一刻，我心花怒放。才幾個月前，每與幼子在家

中競賽，例如跑步，目的是鍛鍊身體，他輸時一定找藉口，甚至臨時更改規則，一定要贏，十分小器；但在訓練班，卻表現大方，能處事，我後來翻閱書本，才明白小孩子小器，不斷要贏，可能是缺乏自信。在訓練班，幼子自知「拋」、「接」俱能，可能因此無所謂，反而成熟處事。翻看記錄，幼子那時正學習滾軸溜冰初班，近尾聲，將考試，他自知技術不弱，信心猛漲，興趣和精神在彼。

另一例，導師用面譜，教孩子辨認喜、怒、哀、樂的面孔，這是自閉與亞氏保加症患童的弱項。果然有部份孩子分辨不出，但幼子輕易完成。其實，我早已在圖書館，借來讀物，在家教過幼兒，也曾自己擠眉弄眼，加強效果的教他。在家時，幼子起初也有困難，但練習一會他終學會，到社交訓練班時，他遊刃有餘。

此外，在遊戲時，導師常叫幼子示範；收拾時，也叫幼子幫忙，他都輕鬆辦妥。十分肯定，在訓練班，幼子自知成績是較突出的。聽到讚賞，獲得掌聲，不只來自導師，也來自其他家長，令他更用心去學，進步更快。

反過來說，訓練班有小孩子抗拒上課，到了中心門外，硬不肯內進，擾攘大半小時，勉強入內，但又不肯參加活動，其母親一面憂愁和不滿。導師在這情況下，是不會左右孩子的，後來這孩子時來上課，時缺課，是浪費了機會，將來即使孩子重讀，也難料得失。另一些孩子是合作的，但未預備好，如我上文提到手眼協調未佳的孩子，他來上課，是早了點，得益不大。

寫以上點滴，非為自誇，是想強調適當時機的重要，假若我幼子早四個月參加社交訓練，獲益肯定不大，甚或反來打擊他自信。在眾目睽睽下，每次接球都失敗，小孩子會有什麼感受？不問可知。

翻看記錄，幼子在零八年六月開始，不斷顯示社交能力飛快進步，懂關心別人，大部份自動自覺，不用提點，令我驚喜，以下是一些例子：

乘升降機，會按著開門掣，讓長者及他人出入，對話時，顯得有禮。

在協康會排隊洗手時，拉門給其他同學，先讓全部人進出，自己是最後一個。

每次遊玩完畢，買茶點回家，一定提醒我多買個菠蘿包給哥哥；去圖書館，總牢記為哥哥借書，十分關心哥哥。

在兒童遊樂場，不會和別的孩子爭玩。遇上年紀比他小的，會禮讓、關照他

人。

玩遊戲，如猜拳「包、剪、鎚」或進行比賽，如競跑，不計較輸贏。與三、四個月前，十分介意勝負的他，判若兩人。

說話愈來愈有禮貌，處事開始有分寸。

一次，幼子與長子一同玩「爆丸」，長子發射「爆丸」時，不慎誤中幼兒額角，他受驚，哭得大聲，顯然很痛，長子連隨陪不是。我聽見幼兒在哭聲中坦然回應：「唔緊要。」十分大方，止哭後繼續玩耍。這件事，幼子表現成熟，大出我意料，特在簿上記錄。

幼子能快速學習社交，除時機合適外，另一幸運之處，是同時在小童羣益會和協康會學習，兩機構的活動模式相似，互相呼應，雖玩不同遊戲，但主旨都是引導小孩子合作，互諒互讓。幼兒在一星期內，分別到兩機構學習，肯定加強他印象，學得更快。

社交訓練，並非我個人在家可辦到，要有一羣小朋友參與，靠機構安排，我覺得兩機構都辦得好，各有特色。問題是何時是最佳時機，送孩子去上課呢？這靠家長觀察了，但不容易掌握準確，第一，家長非專家，怎判斷孩子是否準備好呢？這書前數章，講述我與幼子的準備，希望有點幫助。第二，各機構訓練均有課程介紹，但難深入，家長難以判斷。第三，輪候人數眾多，孩子能否在適當的時候上課要靠運氣，家長無法控制。故此我總覺幼子幸運。

控制不了彩數，但孩子上課時快樂與否，則是最佳指標，衡量上課是否適時。若孩子做不到導師的要求，他不快樂，這只打擊他信心。如家長強迫，則傷害彼此關係。

我久不久問幼兒，是否喜歡這兩家機構，他從第一課起，都給我相同答案：「好鍾意，每個星期都一定去。」回家後，他又樂意告訴家人當日玩甚麼遊戲，證明所言非虛。這一再證明，他參加訓練班時機恰當。

協康會的課程分兩期，到第二期報名時，我又試探幼兒，反覆幾次，他都說想繼續。那時，我休假已完，沒陪同幼子上課，於是致電導師，徵詢討論。導師說幼子在課堂顯得快樂、合作、無拘束。故此，我放心給幼子再上課。愉快學習，

吸收才會快，這一定不錯。

我陪同幼子上課時，偷學了一招，很有用。協康會設計的遊戲，有一獎勵機制，叫「叻叻卡」。小朋友在課程中，若表現得好，獲獎一「叻叻卡」，到當日上課結束時，可用若干「叻叻卡」換取所喜歡的小禮物。導師很專業，我從不見孩子空手而回。孩子若在當天用不完「叻叻卡」，可以儲起，下一次上課帶回再用。這就鼓勵孩子努力學習，也把責任交給孩子，他自己決定如何用，如何保存「叻叻卡」。當日一見這制度，不是似曾相識？在書中讀過，或聽專家、老師提過嗎？

回家後，立刻建立相似制度。很簡單，用白紙一張，貼在客廳一角，幼子有好表現或壞表現，均予記錄，好、壞相減，儲足十個好表現，有小獎品一份。如遇上陌生人嘉許，予雙倍分數。原因簡單，陌生人的讚美，對幼子的鼓勵動力，倍勝於家人。我希望幼子多努力，多學習，勇於面對外人。這制度很能刺激他，我延用至於今未改。

還有幾點經驗，我覺得重要。

- 一、 不要假手菲傭陪伴孩子上課，家長必須親往。小童羣益會要求成人陪同上課，協康會用閉路電視，讓家長看到整個過程。遊戲完畢，兩機構的導師都與家長討論，還有臨牀心理學家觀察及提供意見。菲傭是不可能代替家長與專家討論得失的。家長不親自陪同孩子上課，會浪費大好機會，拖慢孩子進度。
- 二、 社交訓練，不源自訓練班，應從日常的家庭教育做起，一點一滴累積下來。我與幼子在快餐店用午膳時，教他自己取碗筷、紙巾，是訓練他處事、應對、自立，也是社交能力的一種。乘升降機，教他為人按掣開門，是教他禮貌及社交規則。在家玩遊戲、玩紙牌、猜拳，甚至讀故事，《狼來了》、《三隻小豬》，也是栽培品德；還有做家务、自理，這一切，日積月累，潛移默化，都是為社交做準備。
- 三、 不要錯過小孩子的學習黃金時間。我見一般為自閉或亞氏保加症患童而設的社交訓練班，都是為幼童而設居多。過了幼子階段，孩子思想、品性慢慢成型，對自己、對世事，已有自己看法，要改變他們，事倍功半。

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日，是幼子在協康會社交訓練班最後一堂，我特意請假陪同。下課後，幼子與小朋友在中心繼續玩「煮飯仔」，我在旁觀察。他有板有眼的做「角色分配」，分派工作予同玩的小朋友，儼然小領袖，十分自在。我驚喜交集，聽專家講得多，明白「角色分配」不簡單，孩子必須清楚「煮飯仔」時要做什麼？用什麼工具（即玩具）？次序、套配，參加者可怎樣分擔？還要有信心發號施令，如遇對方有反建議，怎樣應對？這能力是擔當領袖的第一步，相比一年前那說話表達不清楚，像渾不了解世界，不與人溝通的孩子，有天淵之別。

此時，導師走到我身旁，輕聲說：「其實，你不必再帶幼子到協康會學社交，應該帶他去與一般孩童為伴。」這句話，我期待已久，也切合我的觀察。我心中甜絲絲，化開一遍，那夜睡得特別舒泰。